

藥

地

炮

莊

莽莽行者
蕭伯升跋

藥地炮莊卷之七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尋人弘禪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禪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北居長壘者備
得耶如何是全
阿怪而面而不
釋然。
愚曰。歲計有餘。
其知誰何。因立
法曰。不許人計。
而其法愈甚。何
不看春與秋。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備得老聃之道。以北居長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夷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長壘大壞。一作長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廢棄其聖人乎。子胡

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
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
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
然哉。大一作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

長曼組豆不入
腹。托居南面春
柳香東。杓柄長
短。百家杓柄長

我其杓之人耶。
且問杓柄在誰
乎。樵若是別路
乎。貴有甚麼不
釋然。或問如何
是別路。杓貴曰
破木杓。

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長曼之細民。而竊竊焉
欲組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
於老聃之言。改徒也。大記九乘。一作九倉。禹貢羽山
卽長曼。見洞靈經。秩掌。歲。莊。魏。杓。標也。
正曰。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易經三立。妙在三與
隱。惟之述。提于中庸。組豆雖辭。自成古廟。至人獲
行奇人。造駭誰非。終南捷徑。邪名不必。杓杓不必。

避隨位自盡而適享其春秋矣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

旋音

其體而鮠

鮠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長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觸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澗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澗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痛癢乎又何足以濟世

百孔千瘡利如
光榮賢任知率
可已乎求看既
將如何有下自

成寒牙齒墮于山川居長壘不厭深滯而已夫鑿垣頽蒿且藏身環堵日炊一杓米

笑翁曰天地初開之時予人以

口已知其人與人相食夫母乃

是地生天地為

胎胎也

敬菴曰嬰兒疾

病為孔所傷此

醫齊謂正孔與

藥疾則既已又

病久用為藥所

傷皆人知之道

哉。舉賢則民相親。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耳。音喪吾語汝。犬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迂曰。一瓜生。壽夭。是虛談之大。輒全。履保。妻子。是附居之。賢情。業已如此。而騙人忘之。又不耐其拚。著而自欲忘之。故曉曉如此。又將誰購。

正曰。有飽則有饑。無飽則無饑。果能不食乎。例曰。有即無。則食即不食矣。人相食。即是不相食矣。有

嗜飲藥有藥功
止乳是權而藥
奪乎。嗜飲是特
而似遺乎。笑翁
曰。一種酒光自
耀專以懲暗發
全為風俗之損
脾胃是平庸醫
奇醫皆有可殺
之罪夫。內而肆
疾。外而學。疾
疾。若市集。獸
羣。起。撲。以。數
醫。治。症。夫。你
道。此。一。法。候。作
發生。候。
演。若。遠。多。為。此
凡。手。下。注。脚。下
物。或。問。之。耶。可
辨。美。

嘗食節食之中道焉。使天下各食其力而忘帝力。則玉食萬方謂之不啻粒米可也。謂此生時安生。成時安成之理。為無飽無饑無生無成可也。

杖云。古人衆賢任知。如用藥。庸醫昧病。症方業妄。為調治。而民病愈盛。繼治者。治藥之病。以藥醫藥也。老莊一輩。漫語。是猶遣去醫病。後世不達。即藥與醫。皆道去。是豈真知藥症之所忌哉。人有不害食而嗜者。遂欲驅天下盡不食。可乎。

南榮越音曉楚狄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

南榮越無端受
人約錄錄見
龜庚系楚錄編
龍身却是持柳
過狀
僧問雪峰曰臨
濟四喝意旨如
何雪峰曰他家
宗旨我所未知
汝亦我兒保問
之解以問南院
三言雪峰嘗道
之南院望雪峯
再拜曰和尚其
意知議笑翁曰
越難亦難土上
加花

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
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
矣。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
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逸聞道遠耳矣。庚
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鷄不伏鶩卵。
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
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
南見老子。南榮越在。今人表作南榮。時奔蜂。小蜂也。
魯鷄。豆豉中大青虫也。鷄鷄古通。智按黃
鶴。此是明證。

左承一嘗問愚
以及下下辨特
去紫石林以爲
從此出然耶思
且謂謂愛陽放
不下取不林猶
憶子謂愛陽放
將去耶侯然猶
撫一曰漸箇甚
頭來

南榮趨麤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趨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觀也？南榮趨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趨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趨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惡，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嗚呼！則及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楚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者，曉之聞吾因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而求諸海也。汝亡人，汝亡人，汝欲反汝情性而

或曰參學人善
就乃善信疑情
發得起。豈容自
已。曰吉。朝酒
燒金絲烟。不知
何年入中原。打
箇銀管。茶一且
飲得。穿頭破
卻道好烟。
吾不知其異。而
狂者不能自得。
或有物同之。似
相水而不相得。
此疑情之自發。
如生火之結心。

凶入可憐哉。

處播也。朱愚。猶顯惡也。古人言
近。七日七夜。表來復。通日夜也。

郭云。與人借來之覆。換三言而來故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

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

津乎。猶有惡也。夫外護

音

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

音

內護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護者。道德不能持。

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

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

道。猶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

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

必東其自潤始
快耳然南榮自
知斷胸者未視
何故復飲藥以
加痛耶則翁曰
人不能好懸殺
御背
皆屬接逆。如利
芭蕉。離米如此
曲中不是路。懸
過摸頭腔。
路宜收口。病知
居上安心。處實
是詩人撰骨。時
也者曰。米也。印
意。有師家純置
會。

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備

歎乎。能侗歎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啞。音不啞

於道。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視。音共其德也。終日

視而目不顧。音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

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音拱。德猶性也。

南榮趨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

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

與為事。脩歿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歎

則是至乎。曰。未也。吾聞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

老子曰未也可
惜後是源創只
管兒子兒子。

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灰。灰若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管見曰。真性如水。虛明澄湛。物欲蔽結。水凍成冰。
悟理則冰解凍釋。浩靈何損焉。交食乎地。耕鑿共
給也。交樂乎天。均出大和也。人物利害何由及。純
行謀爲何所用。往來自適。生經自衛。學道造此。而
猶曰未也。又引前白。老子以告。此師家作畧耶。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公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
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
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

三心內不可辨
云何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正間
持與非持非非
持與物以非非
外則是有入券
內則是有入券
能不外靈空在
是除使之若猶
未也固教三
門大顯兩人

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

正曰。學其可學而不能學者。自致知其可知而不可知者。自止。不如此者。不卽是者也。

備物以將形。燕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于靈臺。靈臺者。有村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合。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公。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

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
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跋。猶之魁然與物
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
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憚。音慘於志。鏖。爲
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
心。則使之也。

辰曰。券者合也。合於內者無名。合于外者常有期
望。及耗費也。跋而立者。人見其魁然。而真魁然者
不跋也。然期費而地強者。猶此逐物而往。物亦入
焉。化於物也。與且者。姑與之。爲雷同而志不在焉。

者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能與人同。如此則身外無親。無親則皆彼人之人耳。

杖曰。如此說道理。始令人讀之。心神愈創而不厭。藏不虞以生心。靈臺有持不可持。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券者乎。教活權寔。神出鬼沒矣。券外者志乎期費。如買人與物竊而物入。且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故無親而盡人。則愈見券內者行乎無名。天人本一也。兵莫憚于志。寇莫大於陰陽。心則使之。此處指出心之出入鬼神。爲是舉。獲是之秘。真千古不泄之機用也。可惜人人墜過。幸得墜過。

有物先天地呼
容約無无形本
能也萬象主壞
生招請不逐門
作局千地喫克
有能于北抽腦
後釘去眼中府
者摩切忌見氣
不若珠藏。
緣曰有形者象
無形定易圖論
題是與本。思欣
說個無有一無
有行好頂門備
不實生小念無
實而隱問無聲
此心何來終被
人推下兆。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
得是謂得成。滅而有貴。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
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
乎本。黜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
也有長而無本。黜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成。有乎出。有
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
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
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潛艸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必自易象極

物來以費。知隱是謂大定。若不得此正印。誰能決
宇宙生歿而不惑哉。

杖曰。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善用中者。能用陰陽不
善用者。則爲陰陽之所成毀。不知成毀。皆陰陽之
功。道用之妙。無分而不通乎一也。不知者。惡其分
而有生歿之異。強爲之備。又誰知強爲之備。則反
失其道之自備于我也耶。故於生之出而不知反。
則猶夫歿而見鬼也。如出而能得乎生之本。無生
則不必于歿。已先得乎鬼之爲神。原不來也。觀于
滅而有定而不盡滅。則鬼之於神。何曾有二而不

一哉不在別處見。卽於有形而得無形。則吾心之見有定。自不爲陰陽所冠。而天地門戶在我。心自開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欲求吾之本。實渾無朕。先可得。所謂未始有物者。就能以首生。尻成。而異同吾之公族哉。妙乎有生如駭之不知何所自也。忽而披然已移是矣。然以公族之異。而變其所祖宗者有矣。故亦強言其移是。此不可知者。不可不知也。如臘祭之殺。有脆有胾。如觀室之膚。有廟有饗。此常分常合。常移常是者也。有本有師。有名有實。可攷其實。因以成饋節。此妙于先以節饋生也。

管子曰。人之將成。其言也審。此成是人之所歸。使
生也能以成爲心。則人之心終無成地。爲不亾也。
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在人則視之爲聲音相貌。
也。誰知動之出之正之。皆道之所司存乎。莊子舉
臘之鹿。胫室之廟。僂猶孟子以動容周旋爲盛德
之至。卽形色是天性。何曾以人事而妨天理哉。觀
室之妙。彼語自解也。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室無
空虛。則婦姑勃谿。此至仁無親。動而無已之妙。唯
虫能天。兒子嗶嗶。同出于和順心于不得已者。何
其神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又能爲天之虫。以

未始有物者至
矣。這一部莊子
是從那裏來的
口口字語所有
矣。他滿世界源
流皆是從那
裏來的。問問汾
陽。而前一切是
在那個是無淨
曰。汝問飯分明
君子知人好奇
特姑以考特之
約。酒之十日自
然。內外體。乃
畢。其不即是之

御人天之本。成天地之文。其鼓舞此渾沌而不至
打來瞋睡也。奇哉。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
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
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死。孰知
有無。有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
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駭
也。披歛。口移是。昏言移是。非所言也。雖歛不可知者
也。請嘗言移是。謂曰此五字當在此 臘者之有脆肢。謂可散而

書乃舉移是之
對在人自語其
篇中耳得大半
日與作奇持早
是下中九我道
齊迦是取軍之
得迦樂是喪身
失命成人汝等
且怎生會不見
道淫學生或保
是聲言佛與眾
生並為增語于
此未明故保非
張不少是者曰
未也為是舉移
是試定當看

不可散也。觀室者周于寢廟。又適其儼焉。為是舉移。
是請嘗言移。是以生為木。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
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成儼節。
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
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鸞鳩同于同也。秦以三戊祭為臘。臘牛百葉。豚。足指毛肉也。解屏。麗。醜。洩。處也。或以秦臘疑此。簡偽。然入理甚精。非莊不辨。然精于錢空者有之。試問陰符元余。關尹。鸞。魁。何者。非託揚。暗曰。左傳。虞不。願矣。則願之名著于春秋。前至莊始三百餘年。而猶疑。暇。字為偽。耶。臘。或久行于世。至秦始建。而各月未。可知也。如佛于漢武時。已通中國。屢見于史傳。至明。帝始議。迎之。非始自明帝也。如以六月為。焦。月。九月為。初。月。民間恒稱之。寧必關自廟堂哉。

正曰。止說得午先為子。自子丑寅而午耳。聖人直

下見得貫于午中之理而安之。尚不以無于無午之說。夸其所藏。又何用贅說一無字。日賣弄哉。虛舟曰。移是者所是之理。嘗移也。立處皆真之佛也。時中也不移者。萬劫不變之佛也。大本之中也。嘗巧移其言以亂人。則非所言也。若欲抹殺之。則不可知之理本如是也。一日無。一日有。一日始無。而既有。是三說也。披然曰。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爲有生之誠。亦不可知者也。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皆昭景甲。皆楚之公族。特或以職者。或以封者。而有不同耳。又如臘祭者。分臠與胾於俎。

上是可以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周市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視其懈怠之所觀之。蓋言分之而合。合之而分也。

張

女辰切

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以姬。大親則已。

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

至信辟

音屏

金。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

容。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
諛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
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
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

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始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脫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曹曰。性以氣爲質。而稱性之德曰善。其理見于事物時位。而有當不當焉。今日無歲。安得不言。名實欲當。則此四六皆無核也。庸醫必消盡人身之火。火盡而人豈復可醫哉。奇醫遂欲委之。

弄工手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假乎人者。唯金人能之。唯虫能虫。

皇曰。性高工
謂。字。字。馬。四。
帝。記。而。身。虫。則。
能。天。人。不。知。也。

信耶可耶深分
工拙

聖人以實為親
佛以空為親
宗以疑為親
仔細看來人自籠
人本不得已
枯樹果能斷根
燒定依然發火
遺棄於繁解
西語魚造端
起而無為是謙
言有者云感
有分未見偏
有者云黃金
西語乃是謙
實曰正當與
其時疑誠不驗
其時疑誠不驗

唯虫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

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

是故湯以胞音。虬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

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

孩音。畫外非舉也。背靡登高而不懼。遺或生也。夫復

謂音習。不音愧一作。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

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

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

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于不

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造。

云云更有深情
在者復耐不
三羅延此龍聖
八結款惟有欲

近曰財色名食睡五欲也。一曰起念卽是欲果可
斷乎果可任乎一則曰無欲故靜。一則曰從心所
欲得無相悖乎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當之
一字真神武刀藏正。因了因于緣因止有一事寔
是公當也。勿欺好學。隨分自盡。今時是各各之私
當卽公當也。鼓山曰尋常謂諸佛無情慮絕知解
一有情慮知解便是眾生。余謂諸佛眾生同此情
慮知解。但佛之情慮出于無私。而眾生之情慮蔽
於有私也。佛知解妙于常覺。而眾生知解滯于不
覺也。一卷曰楞嚴是不名見。因了了矣。聖人之德

是不名欲石鼎子曰豁然頭上安頭則悟生來來
去矣彼一贅旒誠無事矣而現在隨緣本分正有
事在時此時土此土辨名當物盡倫協藝之飲食
薪火如何可避避得亦是尙見亦是暗癡莊曰欲
當則緣于不得已無爲無不爲蓋爲其所當爲耳
治教尚明故決于正告使天下盡一遵行不惑者
也與室尚晦以鍛煉知命造命之善巧也多作兩
木之說一往之論至於電拂陷虎惟在造疑一切
奪之至當之旨皆藏喉中歟今時訛傳皆執消心
之方便作資治事莽然害政其能免乎然世人

可笑。直告決然不信。以天笏繫綬之。則駭而受制矣。又將奈何。

朱震青曰。心洗者。以身爲滯形。神固者。以心爲困。識虛致者。以神爲礙影。心密于形。神密于心。至虛而止矣。錢沃心曰。朱公懼近來隨緣放曠之說。溺人故於空空。何有中道。取戒慎恐懼。真苦心哉。愚者曰。用寔者。虛用虛者。寔故口無寔。無虛祇歸寔于空。任空位而已。空任空位。則隨緣當當矣。轉。孤曲屈。兼深則迷。皆其隨緣放曠也。聖人以當字。懶萬世。卽以當字。養萬世。自不容已。是謂至壽。

徐無鬼第二十四

伊說曲難之錄
使彼自己上鉤
起來不對好甚
徐無鬼曰我則勞于

吏林股治主州

王謂王曰酒源
相國之則若其

其
吏務改轉
其
不四交不

其
其玄中王
無利而大笑于

受教曰自從茶
頗引得鬼笑而

陰符延為鬼各
作假矣存者無

鬼一雙鬼魂兒
反狗馬可憎武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失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

于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于

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

刑矣。君將黜嗜欲，擊音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

君有何勞于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

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

視，凡上之質，若亾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

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失，本

漢不能撫有而

侯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枝六寶，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予不聞夫越之流人手，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常見於國中者，喜及其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黎藿柱乎庭

胞

一作

之選

良位

其空

則人足音

覺然而喜矣

况

于昆弟親戚之譬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
言譬欬吾君之側乎齊文無鬼結山人魏隱士疏雅
擊固也若志其一言若匹其衆
所謂望木雞也直謂其音由謂皆方謂愚圓謂目輝
伏鸞球若飛也六渡太公兵法金枝猶金匱也
謂也位所處也 行步聲譬欬喉中聲

新傳曰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當
于所好道之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草粟義作

厭慈非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

耶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禍邪徐無鬼曰無鬼生于貧

賤未嘗敢依金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

大馬謂十分米
飲會亦可勞社
望也意說米康
王四器而後托
出猶謂費夫何
似五千米答話
三萬粉點燈

蘇地地也

卷之七

卷之七

十五

此處

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
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
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
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
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
民而爲義假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
始也爲義假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或
凡攻矣惡器也君雖爲仁義義且僞哉形因造形成
固有伐變因外戰君亦必無盛禍列于魏燕之間無
徒騷于銅墮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

故云須苦從問

世尊云吾哉塵

知是法如是降

伏其心此童子

苦黃帝亦若此

而已矣矣矣事

焉

駒拈云須苦提

見偶甚麼真是

尋常思尋今乃

今觀耶幸可憐

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氏兼人之土地。以養

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

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擾夫民。成已

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鶴列陳兵也。鹿羅高樓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

若謂朋前馬。昆闢滑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

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

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

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

生猶要討個謀
身符子在如云
善讓念誰是要
人讓的誰是能
讓人的到此如
何見得是發善
從心說發心如
何又要求住又
求降伏發的心
住的心降伏的
心是三是一如
何結款不乾要
求作情不得任
求降轉不得降
何是為者有益
黃帝再拜稽首
畢竟是個痛快
自遊復遊割截
內外此病痊否

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腎音病有長者教予曰
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裏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
復遊于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
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欲請問
為天下小童離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
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夫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
稽首稱天師而退

杖曰黃帝之道貴乎存中而求見大隗于高山則
是心外有恣馳于物情七情之聖皆迷昧乎來時
路矣惟此童心不縱意馬之外馳則如乘日輪之

方南陔曰以于
長之才得商林
卷落無已交讀
游俠諸傳無不
謂空而無子性
人謂伊用詩因
因而已蹟出師
表了零濼則破
憤而樂人情好
痛快亦是圓下
天壤莊子亦是
知而放紀遺則
無所用于世而
教以此種變教

車自照寰中。天下不求治而自治矣。天下紛紛皆
自求其欲樂而不知反。能拜童子。帝馭自回。要須
知此天師不在山上。

正曰言無爲自然者。皆曰黃老。按黃帝五十二戰
且登空嶼。玉屋。鴻堤。金谷。肆志。昆臺。紫宮。投策鐘
山。且占星日。作書銘。定律鼓。勸懲鑄鼎。脊脊多事
而謂之無爲。孔子稱舜無爲而治。而舜封山濬川
命官敷治。至勤民事。而野成之。豈非爲即無爲乎。
莊子剔出其心而捕遊之耳。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類編類快其深
則之毛維已甲
誰其濟之

察士無凌詐之事則不樂皆歸于物者也。招世之士
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忠
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
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
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且暮之業則勸百
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充
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
此皆順比于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真物
終身不反悲夫。

郭云業得其志則勸事非其巧則惰士用各有時

點睛只在末後
一句終身不反
悲夫獨脫者誰
景望曰聖人不
聚老亦不聚成
于玄曰不用一
家之能而之萬
方以要時何益

有為而歸者
山錯曰若夫
依神附木精
所以從靈林將
上或有一個獨
脫者與也前是
浮山這曰直饒
獨脫底亦是依
神附木精魂以
翁曰用蓋自己
心笑破他人以
則句而歸想本

不遺時。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士之所能
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當其時物順其倫
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若
不用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創創
而歸者。所以悲也。通曰。圖于物者三。身居事外用
智者也。順比于歲者十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不
物于易。不為物之能變者也。又添幾句曰。士無
恢復曼衍之說。則不樂。怨困無寥濶激歎之言。則
不樂。文士無波瀾標新之言。則不樂。

迂曰。十八種各好用其所長。此難忍之物情也。在

以正念通之。義以分位宜之。禮以中節而中之。樂以兩忘而和之。此聖人之所以裁成天地。範圍曲成也。莊生故意排突列于轍項之中。而擊其不固于物之自受用以爲高隱劣顯勝之巧。有看破此白着穿窬者否。夫物物而不物于物。正是仁之至。義之至。中和之至。足以安頓萬世之終身不反者。此禮樂也。悲夫庸人奇人。各各踈踈。才士好新不反。如我迂漢一句公道。亦不可少。

莊子曰。族者非前期而中。謂之筭。族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仗曰。孔子已出
厥矣。而求之於
鼓內。以爲無字
可出。

又曰。既謂也。中
無人。又誰與爲
調。既謂不。離爲
又誰在。升中。怨
又從何處。造至
此。何異。空手把
頭頭。當行。又騎
木牛。藤。不妨。尋
果。傳。大士。以快
此。引。喻。之。音。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

墨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

音

者邪。其

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也。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于手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于堂。廢一於室。

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

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于聲。而音之

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墨。且方與我

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異若矣。

莊子曰。齊人竊

音

直于於宋者。其命闕也不以完。其求

釘^音鍾也。以束縛其求唐于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騎鬪者。夜半于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于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虞曰：楊乘楊朱。公孫龍也。謂琴于堂而室。在動者律同。故聲應也。曰：唐曹紹夔。好洛陽僧。易滌與鍾叶律。故齊時鳴鐘之而聲送絕。又李嗣真得車鍾振之地。中有鹿者。捉之得鐘。蓋有此事。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智按：唐古與湯通。

生來未去或作有見或作無地或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端亂不可究詰所謂九十六見外道也。然後諸佛口界唯心。

杖曰：惠子是莊子之告子。有足以發難而定其是非。皆破五子之偏見。而出喻折伏其強辯。亦甚奇。卽魯道之非其子弟。而自是其道。以調瑟改弦。曾無異乎音之若則。又何異乎以陰陽之自召哉。惠

高治唯...
運斤成風也哉
外道固其實也
亦佛之示現以
醒人之斷其迷
聽莊衛莊又示
現以聽後世之
斷有斷者麼

一說水洗上甚
妙何用彈斤底
子以此於城天
下愚者未嘗通

子以請子共辯而未始吾非以自是正以各不自
知其非爲是豈可爲天下之公是公非哉更引齊
人不愛其子投諸宋而不保其全爲是又以愛外
物恐其傷以束縛之甚相反也又求七子不出域
而不得竟謂之無是豈真無哉夜半無人時謂與
舟人關既與舟人關又不離乎岑此豈真有哉諸
子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但逞
口給而全無實據西天六十二見外道耳

莊子送楚遊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漫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

而阿也。建爲寒
山。婦。帝。黃。伯。灰
風。不。妨。袖。手。磨
刀。有。堅。指。者。卽

聖而身不傷，鄢人立不失答。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斲，臣之質成久矣。自夫子之歿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杖曰：「惠子歿而莊子無斤，可運矣。惜乎莊子同生戰國而兩家絕無一言相及。此又天地造物，留此一段，請說公案與千古下之明眼於此。運斤操欸，忍亦難于着手也。雖是相思不相見，未有疑情，誰解參。」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

管子曰：「以直
而不能爲調管

以謝而能充其
以中而便管非
斤耶

實也夫應以下
人非風斤耶

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
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于不已者
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濕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
唯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得分人謂之聖以
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驕朋可

杖曰鮑叔使桓公用仲以霸天下知人之明已足千

季康子曰管子
以待者自及爲
風而運其內政
之斥隆中比管
以待其三顧鳥
風而運其魚水
之斥殿治鮑丘
王安不則傷其
鼻矣



古及桓公欲屬國于鮑而仲止之此正所以保全
知己不負桓公也或不知濕朋果如仲之所言乎
果如其言則其功業不在管仲之下又當使桓公
王天下矣豈特伯者之業哉桓公疾齊大亂此決
非濕朋之有足爲也果管子之言如此則又不當
于此時與公言早將舉之大用以代己之不及矣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狙狙見之惘然棄而走逃
于淡蔡有一狙焉委蛇搜按見巧乎王王狀之敏
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音疾狀之狙執威王顧謂其友
顏不疑曰之狙也代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極

三年而國人稱
之不亦見巧于
因乎禮操持捷
有疾者否。

三賀三悲何非
并七法耶。聊自
解耳。何非我身
亦耶。
內有一悲是斷
乎。地上人有一
甚足斷高。高立
者有一悲是斷
深。深行者。若得
求風。百香。破如
此。買賣。依。舊。即
而。變。

地。地。地。地。地。

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飾而師董

稽以助

其色

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稽。面。折。攀。接。也。

呂曰。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于色。飾色者。去其

心而已。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灰乎。曰。

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視我。而齊國

之報三賀之。我必先之。彼固知之。我必費之。彼固驚

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費之。彼

惡得而驚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

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愚曰。止向自身上消而已矣。三層自解。悲能免乎。

仲尼之楚。楚人賜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

矣。未之嘗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

難解。孫叔敖甘音音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

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

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

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

而囚矣。故海不辭東流。火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噤長三尺不得
語弄丸來羽音
布鼓言休乎知
之所不知反為
此粉藉丹青亦
何言莫是虛同
對馬異稱交長
羅閉門語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
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警吠爲良。人不以警言
爲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
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
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
祥。九方歎曰。柎也。爲禡。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
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
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

人要許多福
作麼猶鳩樹上
啼意在會出經
棒喝個意非以
誰教謀福耶不
見道鴉鳩樹上

能公之術亦可
行善隨行王胎
過之托臂何如

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祭禱也。子則
辭矣。父則不祥。子恭曰。歎。女何足以識之。而相祥耶。
盡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
嘗爲牧。而牝生于與。未嘗好田。而鶉生于矣。若勿惟
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于天地。吾與之邀。繫于天。
吾與之邀。食于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
之爲惟。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
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債
焉。凡有惟微者。必有惟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
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

以一腐爲受用
莊子亦是賤味
之悅也貧賤泥
心莊子亦是滿
滿之也也速想
滿世之知而近
歸河徑之渠使
使人從此縣渠
莊子亦是奉亦
之覆也下城非
管子孟得計于
子齊意事竟奉

之于道全而驚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則而驚
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鄒止仲曰濟定之極彌見漢至間溢爲崇巒激濤
之言亦第以寫其孤往而不與物相抹擦

醫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
堯畜畜歿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
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
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損仁義者寡利仁義者
寡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
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

何休傳性海波
滿湖初是奇談
誤後生。

透聲透色絕遮
欄。奈天蓋地無
向背。豈止棒頭
取證。吻下承當
直饒千眼頓開。
未死休幹附水。
將謂把斷要辭。
不遍凡聖便得。
訂麼是亦一現。
也是亦終終也。
莫學箇中高聲。
宮不知正調者。
氣力。

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睢外乎賢者知
之矣。有暖姁音焮姁者。有濡需者。有卷音禮婁者。所謂暖姁
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姁姁姁。而私自說音悅也。自以
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姁者。也。濡需
者。豕彘是也。擇蔬鬻以爲廣宮大圃。坐蹄曲隈。乳間
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
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
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彘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
羊肉羶也。彘有獵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郫之
虛音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



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服至。服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素。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視耳。以心復心。若歿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化池準記言卷婁為羊者誤。曾以聚婁澄之。當是盛羊肉器。

服頭
去存
住即
去存
去即
住即
去存
去即
住即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成。得之也。成。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董也。桔。

項卷之七

作特一向不
去也時爲帝
也以兩重門作
四柱棟解之也
悲同然不知問
是特源而往究
危問是不知石
林曰果物戲人
人戲物爲風乘
我喪乘風

梗也。鷄靡也。乘寒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何踐也。以甲橋三千樓于會稽。唯種也能知凶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櫻也。特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神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滋。萃。其反也。綠。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亾國戮民而已。不知問是也。

劉禹錫曰醫用
毒以攻疹用和
以安神易則而
遺矣愚曰藥時
為帝曰常中為
所毒下參而有
時費十參參貴
于粒而能使粒
不肯下參手杖
人曰喫得飯病
得屎睡有病也
亦何所用

言感病予藥當審其症與藥性也此

郭曰若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
荒處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無意則止于分所以
為審有意則無涯故殆

循本曰百鴟目下五用故字申言其義鴟日夜明
鶴膠長不可節俱當因其自斃也風日一節說向
親切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強排遣也直是自有主
本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
理相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
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有外

七大不言太陽
有疑其滿者否

遠摩東來正求

不被人惑亂者

解似不解知似

不知問不以有

產不以無摩莫

是謂消造效以

試人耶詩詩推

不信曰欲參無

上善提道意急

就通大好山知

道始知由不好

翻身從出祖師

歸東死類云自

則不能審定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
言禍則甚速而反殆為安則甚難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人
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
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
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音之天目視之天均緣之大
方體之天信稽之天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
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
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存崖而不可
以無崖崖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

蛇當路果能逐
赤眼尖等羽
圖一
虎穴家奉師也
虎穴家奉師也
關口跳上河
是處此一大
推是有益美無



有大揚推乎。固亦不問是已。美政然為以不惑解政。
復于不惑是尚大不惑。胡游錯亂也。揚舉也。推引也。

郭曰。惑不可解。從而任之。

管見曰。儒墨楊東惠五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
于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
猶鄙人聽斷。足以成匠石之功。

正曰。理家多不知無用之用。偏高在不知有用之
用。正人時有執見而不失其正。邪人則專藉玄談
以自縱而已矣。知其故而不惑。乃能時中正用。

大力曰。天地大交在冬。大別在夏。小周成歲。大周

一口樂者無半
至者一曰寒暑
用半而不盡不
中感邪

成運徒好言大而不知大中之差別難言不惑。

愚曰七大兼用正是虛實參叶大小時宜。今言大陰而不言大陽者將謂世人止見陽而我貴陰符乎。將謂陽統陰陽乎。故曰天無寒暑而寒暑即天此一大揚推也。鄧止仲曰冬必極寒夏必極熱。先鼓而止無半至者而物無怨焉。誠故也。藏一日酷寒當使山澤俱凍而今則冬至即回酷暑當使金石俱焦而今則夏至即回。此天之用半而不盡者也。聖人明其正用于寒暑之中自不為寒暑所移。即可以川寒暑矣。是曰大不惑。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于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

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

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耶。曰。冬則樹測月。鼈于江。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

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

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暵者。反冬。

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

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寤也。使

彭陽見彭此

厚顏王果一

綿裹鐵微王且

口張師德狀元

及第何乃西又

午門次則退之

三上宰相書其

亦文人之論議

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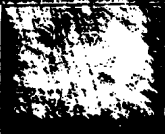
予楚就若清風

徐來旋舞風則

蓬不可拔黃水

蓬不可拔黃水

丁韓筑者甘雨
時降歎無雨則
憊不可避此言
人當自盡勿委
天耳造物爲然
樂人之通而保
己爲此漆則之
調珍愛得也



靈應曰有假漢
便廣向注無定
相逆非即宗處
難謂其財門宗

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

也與之爲娛矣其于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

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

其記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于人心者若是其遠

也故曰待公闕休齊人彭陽字則陽夷簡楚人也王秉楚大夫公闕休隱者也

方于及日凍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凍解也賜

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暘消也慕用者假資權

門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待公闕休蓋規之也

聖人達剏終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

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去
則不知其美于人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
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
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
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
安之亦無已性也

謂處表性天之理也此亦從情上發性聖人以情之中
謂孟子所謂不謂向不達綱繆耶

循本曰綱繆事理終轉處惟聖人爲能達之合天

下爲一體周盡此理而不言其所以然所謂性之

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撒括與作皆合乎天

無正正百然器
無忘由先易性
暢快依唐趙風
以附日本清千
一用花

博山悟入文壽
昌黎蟻子解尋
磨處走蒼蠅觸
何與邊飛重被
磁塞三年且開
是物始大耶天
始有物未始有
天未始有始亦
不免于蟻觸可
悟庶無無開師
焉獨當其責家
無小使不成若
于歲日而見誰
達焉

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輔使丘陵神木之緝入之者十
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辨音玄。散
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
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聞嘗舍之。夫師天
而不得師天。與物皆徇。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
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
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滙。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
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備。得其隨成爲
之。司其名之名。竊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

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暢歎喜悅貌聞亦作開。與內爲老

源同謂說想文海也

呂曰湯得司御王調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恒之修其精爲道其虛爲空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空之所由成是爲兩見

正曰湯知心師而得門尹登恒爲傳所謂合也得丹相之環中隨成爲師引名羸空仲尼盡慮爲傳所爲合也此卽君臣道合也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愚謂除日無歲所謂傳卽是師無內無外所謂師卽是傳

三掃而一快其
寸物也亦與之
為類乎兩見而
避綱終者時乎
用之

愚曰人無不以境轉人無不以類合聞是歎而喜
望舊都而暢熟故也化人而不隨物現身其轉物
也寤矣

魏瑩與田侯平約田侯卒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
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魏
循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
其君內熱發于背歛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
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祭十仞之城城者既十
仞矣則又城之此背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王之基也循亂人不可聽也羣子聞而醜之曰善

以史思學亦繼
製之長短雖也
爭映疑人能黃
發陰之飛耶運
應曰血氣之事
不可有義理之
爭不可無信于
信運池之映乎
乘天地之正以
禦六氣之辨新
不信莊子之映
乎

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
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若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
道而已矣惠子問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口有所謂
蝸者若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
國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
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若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
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窺乎若曰無窺曰
知遊心于無窺而反在通達之國若有若亡乎若曰
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
蠻氏有辯乎若曰無辯客出而君情然若有亡也客



十方虛空悉皆
 清朗亦是隱沉
 教華過此以往
 未之改知亦是
 陸沉其筆耶五
 祖演曰若人賢
 具歸元十方虛
 空爾者較著昭
 覺歸曰若人賢
 具歸元十方虛
 空歸上降花

出惠于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

所慕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吹也 犀首官名 亦孫

前為此官執事也情調也嗚管聲也
首劍環頭小孔也吹吹然如風過也

孔子之楚舍于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子路曰是稷稷也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

自期于民自藏於時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

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

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

知丘之著于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愚曰何處之有
不成實除日埋
于陳破則謂龍
山和尚學其燒
龍眉足泥牛粘
佛豈知莊生之
矣。

愚以解山之博
大及見其寒語
本行同聲空機
靈龍雲碑頭作
古鏡笑而雷同
土直數見矣越
州口一曰仍舊
仍舊是人面皮
仍舊是學既聖
仍舊是米仍舊

之名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

也蓋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于路往

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山名繁費業也極屋棟樓言紛也陸沉常顯而隱熊宏偉居市南

郭曰埋于民與民同也藏于畦進不禁華退不枯

槁也

長楸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

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寔亦鹵莽而報予矣

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

耕而熟糴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

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

離其性。激其情。凶其神。以取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

之孽。爲性。雀音老。羣。兼。喪。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竝

沉。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癬。內。熱。溲。膏。是。也。音與分

治也。羣。發。也。羣。潰。漏。發。謂。積。氣。散。溲。上。道。下。漏。不。擇。所。出。也。開。菴。曰。耕。下。善。曰。鹵。莽。不。善。曰。溲。溲。疥。癬。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所。謂。強。土。而。弱。之。也。

相。知。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

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于。齊。至。朢。見。宰

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暴。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

于。乎。天。下。有。大。藟。子。獨。先。噬。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

榮。辱。立。然。後。視。所。病。貨。財。欺。然。後。視。所。爭。今。立。人。之

專。門。生。成。招。碑。其。爲。大。重。遠。何。如。耶。直。須。打。磨。磨。門。眼。等。語。

財使民方有說
謂矣不然爲人
則禍生不見道
大取未明如喪
者使大事已明
如喪考妣
解其有餘者其
不足師傳謂何
無厭足王入大
衰定責將誰歸
聖人達綱維也
有到此故曰讓
得性故云參學
事畢讓得性故
云打折驢腰
平安曰臨研奪
重甚王仲雍亦
委以蟲己之蛇
有門庭此老久
看破矣歎息曰

所病。竊人之所爭。竊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當作一物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惡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敢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事別也。義

杖曰。老聃游於無矩之矩。從心所欲。而不論也。相矩是有矩之矩。從人所欲。而不論也。善游者。矩與

宋及晉世也。不免何故。偏錄好變水上。拋懸索性。書數曰。已乎。已乎。且無所迷。矣。齊曰。齊被則已矣。一頓。應。又容罕木。

葉爾當曰。食。而。繁。青。枯。木。散。花。身。而。美。者。成。味。味。玉。轉。而。亦。宜。益。湯。避。胃。下。飲。具。才。寧。乎。理。

無矩亦猶是而已。老子待相矩胸中送出。使千古為政。皆當出自本心。則無違貴遠人之病。皆能反求諸己。而不責人。天下就得盜之爭之。而相欺。至於匿大重遠之出偽。世澆心淡。莫不皆然。汝能為之。彼亦能為之。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即汝能以無路截人。人亦能以無路截汝。末路更當代老聃曰。子之游已矣乎。天下亦猶是也。

迂曰。時其時。土其上。人其人。事其事。應當茶飯。各食其天。四民四教。誰非一心。猶一二三四五之。不欺乎。河洛算盤耳。目手足之不欺乎。備物反身也。

驚金數人阿不
滿天下亦猶是
也其為張作作
客成事莫果本
身不如東坡招
人說鬼籍錄下
呼
濼賤乎記更加
十幾迷關兩出
不知曾見此門
潘山果天道洋
下門高立
高似心
轉念則不礙
不轉流有無
緊事諸人作麼
生入良久云退
後退後

夫天下亦猶是也。初謂有多少奇特。窮盡而反一
切依舊。便覺索然。寧可挑挑遊霧。

遂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
謂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真
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
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
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集曰。孰為根。孰為門。孰為知。可謂善發疑情。現前
參究者。誰必欲見見。即此是疑。見即莫見。疑即不
疑。然與然乎。此謂疑始。此謂莫之為。或之使。疑之

所假者乎。

仲尼問于大史大張伯常。穉韋曰：夫衛靈公飲酒
燕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火不應諸侯之際，其所
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張曰：是因是也。伯常對曰：夫靈
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饋來御而進所，搏幣而扶
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
爲靈公也。穉韋曰：夫靈公也。歟。卜筮于故墓，不吉。卜
筮于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不櫛焉。洗而視之，有鋒
焉。曰：不馮。其于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
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馮，浴器也。謂史饋來御，
居處也。不馮其子，言子

佛之一字莫非
說而讀之度則
心是佛莫非立
聖之言麼非心
非成莫非自稱
珠而麼曰不然
曰何故不卷曰
者矣如何止得
小兒啼
僧問趙州曰佛
之一字善不真
爾乎山大師何
為勸人念佛拜
山曰喚竹篋子
僧曰喚作竹篋
子則不喚作
竹篋子則背事
竟與作甚麼則

疑不足謂故使公謂此處為家也方思善曰
里一作理在相宅宏為萬里則作里可也

少知問于大公謂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謂曰丘里
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
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于前者立其
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
而為大大人合衆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
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罰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真
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

曰南無所無陀
佛僧曰如此境
得下。山打一竹
瓦曰曉個甚麼
僧曰南無佛。山
又打兩下曰又
觸又背。
全則經云佛所
說義無有定法
所以者何一切
賢聖皆以無為
法而有差別故
人拈云風急鳥
聲碎日高花影
重至興闢則帝
鳥繞生久則落
花多可中卻有
個冷眼如人在
愚者曰且請說
而讀之。

定目胸。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
觀乎大山。水不同壘。此之謂丘。聖之言。少知曰。然則
謂之道足乎。大公謂曰。不殊。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
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
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
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
若以斯。猶管猶馬。其不及。速矣。斯禮因并爲邑。因
邑爲丘。五家爲龍。
五部爲里。賜與也。拂戾也。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故有
所正。亦有所差也。大澤百材皆度。大山水不同壘。合
具別而
見總也。

循本曰。大人合併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

道爲主而不執滯。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絕。

杖曰佛欲言智則是文殊舍利弗之徒起座如欲言行則是普賢功德林之徒起座如說般若則須菩提等當機此寓言少知問于大公調與知北問於無爲皆得表法之妙非大權示現之密爲利導者乎以丘里之言合異爲同散同爲異喻之指馬之百體不得馬立馬于前百體合爲是馬此老子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如百體九竅共爲一體而歸于一心也大人能合弁而爲公妙于自

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耕鑿
順則繫壤日歌。此無名無爲而無不爲也。自矜殊
面有正有差。總而觀之。百材皆度。可信形氣之大。
以道爲公。一任其萬物。橋起原不出雌雄之片合。
而庸有也。大號極物。虛寔同理。讀其所自化。原是
意之所將爲。至于或之使莫之爲。未免乎可言。可
意况乎未生之不可忘。已歿之不可徂。正是生歿
非遠而理不可睹。只此或之使莫之爲。不是吾人
生乎始終所假之結。樞大疑。悔乎或能疑之極。而
致其曲。則言默不足以載其上。天之載矣。萬物本

不隨其所廢則
牛計遺留果是
貫天地之端矣
不原其所起則
三消未而前頭
上安頓當下性
則那平物一落
打端物者極物
一揮打外物者
在戶到此四領
曰更有下得手
皆歷快與我一
領

無聲臭。丘里卽是遍方。誰是調御天人大宗師乎。

大公調現在。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
謂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
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
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
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塞則反，終則始。此物之
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暗道之人，不隨
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集曰：通一不用，而寓諸庸。于是庸有極物而已。全

瓮是水全瓮是甘濯纓濯足不隨其所廢也萬劫
無始今日是也萬里者一步是也不原其所起也
董穀冥影契曰舍萬象欲得太虛者權奇影事耳
無象前之虛亦無象外之虛

整菴困知記曰格物正合內外之道而顧以爲非
且欲固執此心而物理更不窮先則雖名合一而
實二之矣天理通天地人物而言易所謂性命之
理是也若但認取知覺之效執爲天理則凡草木
之無知金石之至頑謂之無性可乎

魏和公曰擬議變化美言霄壤乃曰擬議以成其

與化打中間的
古廟避雨消息
父子不離浮山
上問中甚早
頭次也認花認
枯一便是歸公
調少知游倒何
嘆反不如空算
按法西園無孔
張程許才一弄

變化故知擬議極其精詳。而變化斯極其神妙。細
心人遇一物看了又看。而此中之蘊藉精微俱看
出矣。若求變化于奇怪荒誕之中。何其外謬。

少知曰。李真之真。爲捷于之或。僂一家之讓。就正于
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謂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
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
將爲。斯而析之。精至于無倫。大至于不可圖。或之使
莫之爲。未免于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
有名有實。是物之名。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
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成不可徂。一作成生非遠。

大楚所然然邪
有因偽既到此
底開口不得閉
口不得大難大
難

乘六日同人類
疾辨物勝以同
而無既要同又
要與不相悖乎
乘是乘皆皆相
反人身五藏互
生且問大瓜
調安在

終

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
往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
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
不可無。道之爲各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幽夫
胡爲于大方。言而是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
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
議其有極。橋起言起之動也。隨序變化。隨次序也。橋
遂謂州橋代頓至也。如橋之拱而圓也。
中峰曰。至公者道也。大公者教也。小公者物務也。
令并爲公道。教務貴三乎。心泥于事故。物務者。至
寔之地也。莊子終言物物而已。道不可致而自化。